

以利亚 - 八号

耶利哥

Jeff Pippenger

2023-10-09

无论是古代的以色列民族,还是现代的属灵以色列,在各自的起始阶段——前者在过红海之时,后者在大失望之时——都开始了一系列渐进的考验,最终来到最后的考验.«民数记»中以及米勒派历史里那最后一次考验的失败,标志着旷野漂流的开始.

四十年之久,不信、发怨言和悖逆使古代以色列人被阻挡不得进入迦南地.同样的罪也使现代的以色列延迟进入天上的迦南.在这两种情况下,出问题的都不是上帝的应许.正是那些自称为主之民的人中间的不信、世俗、未献身和纷争,使我们在这罪恶与忧伤的世界里滞留了许多年.

“因为悖逆,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世界上留许多年,正如以色列人一样;但为了基督的缘故,祂的子民不可因将自己错误行为的后果归咎于上帝而罪上加罪.” 布道,696.

在古代以色列历史的末期,正如在开端一样,存在一个渐进的考验过程;这个过程在古代的肉身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时结束.到了现代属灵以色列的末期,他们也将面对一个渐进的考验过程.这个过程在星期日法令颁布、老底嘉的复临信徒被倾覆之时结束.正如古代以色列一样,现代以色列也将被属灵的巴比伦掳去.

在预言上始于1798年并于1863年正式结束的米勒派运动,预表了那场始于1989年、并将在人的恩典期结束与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告终的十四万四千人的运动.介于米勒派运动的结束与第三位天使大能运动的到来之间的,是依法注册的老底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的历史.

“西奈与加低斯之间只有十一天的路程,而加低斯位于迦南的边界上;当云彩终于发出前行的信号时,以色列众民带着不久就要进入那美地的盼望重新启程.耶和华在领他们出埃及时曾施行奇事;如今他们既已正式立约接受祂为他们的君王,又被承认为至高者所拣选的子民,他们还有什么福分是不能指望的呢?” «族长与先知»,376.

他们原本短暂的旅程,因为不信和悖逆,竟持续了四十年.若是他们表现出一种以他们从奴役中蒙大能拯救为根基的信心,他们很快就会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此后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本会与后来约书亚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障碍.四十年之后,字面的以色列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耶利哥是他们的第一站;它成了神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大能的象征.耶利哥也象征着米勒派运动在1863年所要面对的工作,但他们却退回到旷野.以利亚的象征与耶利哥的象征直接相连,考察以利亚与耶利哥在历史上的关联颇具启发.

暗利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岂不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马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开始在以色列作王;亚哈在撒马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众王更甚.他还以行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为小事,竟娶了西顿王以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事奉巴力,敬拜他.亚哈在撒马利亚所建的巴力庙里为巴力筑了一座坛.亚哈又立了木偶;他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发怒,比他以前的一切以色列王更甚.在

他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華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所侍立的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永在,这几年若不是照我的话,必不降露,不下雨.列王纪上 16:27—17:1.

以利亚在迦密山与亚哈和耶洗别所崇拜的诸神的对峙,是对以色列北国第七位王背道的回应;这位王“所行的,使以色列的耶和華神发怒,比他以前的一切以色列诸王更甚”.经文中的“惹怒”一词,是指民数记第十四章中由第十次试验所代表的“惹怒之日”.亚哈惹动神怒,代表了民数记第十四章中因十个探子的恶信而引发的十次试验中的最后一次.因此,这就代表了米勒派运动的最后一次试验,也代表了十四万四千人的最后一次试验.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今日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可硬着你们的心,像在惹他发怒的时候、在旷野试探的日子一样.希伯来书 3:7-8.

在由亚哈所代表的先知性的“惹怒之日”中,先知以利亚祷告说,若有必要,愿上帝使审判临到以色列,使祂的子民从他们所参与的罪中悔改.

以色列民渐渐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与尊崇,直至神借着约书亚所说的话在他们眼中毫无分量.“在他[亚哈的]日子里,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立根基的时候,丧了他的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他的幼子西割,这正是照着耶和華藉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当以色列背道之时,以利亚仍然是上帝忠诚而真实的先知.他看见不信与不忠正迅速使以色列的子民与上帝隔绝,他忠心的心灵极其忧伤,便祈求上帝拯救祂的子民.他恳求主不要完全弃绝祂犯罪的百姓,而是如有必要,藉着审判唤醒他们悔改,不容他们在罪中越走越远,免得惹祂发怒,以致祂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毁灭.

耶和華的话临到以利亚,叫他因以色列的罪去见亚哈,宣告他的审判.以利亚昼夜兼程,直到来到亚哈的王宫.他不求准许进入,也不等人正式通报.对亚哈来说,这一切全然出乎意料;以利亚身穿先知惯常穿的粗衣,站在这位惊愕的撒马利亚王面前.他对自己未经邀请、突然而至并不道歉,却举手向天,指着那创造天地的永生神郑重宣告将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这几年,若不照我的话,必不降露,也不下雨.”

“这番关于上帝因以色列之罪而降下审判的惊人宣告,犹如霹雳击在那位背道的王身上.他似乎因惊愕与恐惧而瘫住;还未从惊异中回过神来,以利亚便不等看他信息的效果,就如来时一般骤然消失了.他的职责是传达出自上帝的祸言,随即退去.他的话锁住了天上的宝库,而他的话也是唯一能够再次将其开启的钥匙.”《证言》,第三卷,第273页.

以色列已经忘记了约书亚曾严严地吩咐他们,不可与外邦列国来往,也不可重建耶利哥.尽管耶利哥之战是神大能的巨大彰显,也是神应许要带领祂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的象征,但与耶利哥相关的还有一桩罪、一项咒诅和一次拯救.所谓“罪”,是亚干贪恋耶利哥的财富与影响力;所谓“咒诅”,是临到凡重建耶利哥的人;而妓女喇合则代表“拯救”.亚干想要那件美丽的巴比伦外袍.他以为可以隐藏自己的罪,正如亚当和夏娃曾试图用无花果叶做的衣裳遮盖他们的罪.亚干渴望耶利哥所代表的繁荣,并希望与巴比伦有份.

耶利哥被视为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到全世界这项工作的象征,但它也包含对爱世界并信靠世界之罪的警告.耶利哥的象征还包含反对重建耶利哥的咒诅;而喇合则代表那些仍在巴比伦

中的人,他们在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喊发出时从其中出来.

以利亚忠心的心灵忧伤不已.他的义愤被激起,并为上帝的荣耀大发热心.他看见以色列陷入可怕的背道.当他回想上帝为他们所行的伟大作为时,便不胜悲痛与惊异.然而这一切都被大多数百姓遗忘了.他来到主面前,灵魂饱受煎熬,恳求祂拯救祂的百姓,哪怕必须借着审判.他恳求上帝从那忘恩的百姓那里收回天上的珍宝——甘露与雨水——使那背道的以色列徒然仰望他们的神,就是他们金、木、石的偶像,以及日、月、星辰,指望它们滋润肥沃大地、使其多多出产,却终归徒劳.主对以利亚说,祂已垂听他的祷告,将不降甘露与雨于祂的百姓,直到他们悔改归向祂.

上帝特别看顾祂的子民,防止他们与周围拜偶像的民族混杂,免得他们的心被那些迷人的树林、神龛、庙宇和祭坛所迷惑;这些东西都以最奢华、最诱人的方式陈设,迷乱人的感官,使上帝在百姓心中的地位被取代.

耶利哥城沉溺于极度的偶像崇拜.城中的居民十分富有,但他们把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切财富都归功于自己的诸神.他们金银充裕;但像洪水前的人一样,他们败坏又亵渎,用恶行羞辱并激怒天上的上帝.上帝的审判临到耶利哥.那是一座坚固的要塞.但耶和華军队的元帅亲自从天而来,率领天军攻打这城.上帝的天使使那厚重的城墙倾倒在地.上帝曾说,耶利哥城当受咒诅,除喇合与她全家外,所有人都要灭亡.他们之所以得救,是因喇合恩待了主的使者.耶和華对百姓的话是:“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免得你们取了当灭之物,使自己被咒诅,又使以色列的营受咒诅而遭祸患.”“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凡敢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在耶和華面前必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神对耶利哥之事极其谨严,免得百姓被那地居民所崇拜之物所迷惑,心偏离神.他以最明确的命令护卫他的百姓;然而,尽管神借约书亚之口发出了庄严的禁令,亚干仍敢违背.他的贪心使他取了神所禁止他触碰的财物,因为神的咒诅在其上.因着这人的罪,神的以色列民在仇敌面前软弱如水.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极其愁苦.他们因耶和華向他的百姓发怒,就极其卑微地俯伏在神的约柜前.他们在神面前祷告并且哭泣.耶和華对约书亚说:“起来吧!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他们竟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它放在他们自己的物件里.因此,以色列人不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反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因为他们成了当灭的;你们若不把那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我蒙指示,上帝在此说明祂如何看待那些自称为祂守诫命之民的人当中的罪.凡像古代以色列那样,被祂特别尊荣,得以目睹祂大能非凡的彰显的人,若仍敢无视祂明确的指示,必成为祂忿怒的对象.祂要教导祂的子民,悖逆和罪在祂面前极其可憎,不可等闲视之.”《证言》第三卷,第263、264页.

耶利哥的故事包含一个警告:不要信靠那座邪恶而富裕的城表面的力量与荣耀.在圣经预言中,“城”指一个国度,而亚干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裳.衣裳在预言上象征品格,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亚干把那件巴比伦衣裳藏起来,代表着一种隐藏的欲望,想要拥有属灵巴比伦的品格.属灵巴比伦的品格,或其形象,正是美国在把教会与国家结合起来时所觊觎的.

面对米勒派运动青年可能被征召参加内战的可能性,并认识到组织化的必要性,该运动的领袖们在法律上与他们从未打算融入的那个富裕国家建立了联系.甚至那个富裕国家的宪法也规定,教会并无必要与国家相联系.米勒派时期就已存在的宗派至今仍然存在;其中一些宗派从未与美国政府建立法律关系,而他们不建立这种关系的选择从未以任何方式妨碍他们组织各自的教会.

约书亚攻打耶利哥之后很久,到了亚哈的时代,神背道的子民早已将关于亚干的背道和耶利哥被毁的一切警戒遗忘.以利亚向神祷告,请求在必要时施行神的审判,使祂的子民悔改.玛拉基记载旧约最后的话语时,这应许是置于耶和華以咒诅击打全地的背景之中.与耶利哥有关的咒诅,临到凡重建耶利哥的人;这咒诅也临到凡像亚干那样,想要倚靠与耶利哥相关的财富与富足的人.亚干的“罪”代表那隐藏的、不圣洁的内在欲望——要穿上巴比伦的衣裳;而“咒诅”则是针对将这些内在欲望付诸行动的行为.

米勒的信息是他那个时代的以利亚信息,而南北战争代表了伴随以利亚信息而来的审判.1863年南北战争中期,米勒派复临运动重建了耶利哥,这一点可由约书亚对任何重建耶利哥之人的咒诅细节为证.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凡在耶和華面前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必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立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约书亚记6:26.

在约书亚的命令中,“adjured”一词既是誓言,也是咒诅.违背约书亚的命令就要受咒诅,遵守誓言就要蒙祝福.被译为“adjured”的那个词,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中也被译为“七次”.摩西的誓言与咒诅,正如但以理在第九章所表达的,与重建耶利哥有关.

是的,全以色列都违背了你的律法,甚至转离,以致不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咒诅和写在神仆摩西律法上的誓言都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但以理书 9:11.

怀特姐妹说:“上帝对待耶利哥一事非常严谨,免得百姓被其居民所敬拜的事物所迷惑,心偏离上帝.”上帝在实施耶利哥的毁灭时非常严谨,因此在记录亚干所代表的警戒时也非常严谨.他谨慎地记录了与重建耶利哥有关的咒诅,也谨慎地界定了使城墙倒塌所采用的神的策略.

毫无疑问,正是耶稣,作为耶和華军队的元帅,指挥天使使耶利哥的城墙倒塌;而且在上帝的话语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但在这个例子中,有女先知告诉我们:“上帝对于耶利哥的事非常严格.”约柜被抬着绕城走了七天,而在预言中,一天算一年.这一原则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开端就被记载下来;在那四十年的末了,他们围绕耶利哥城七天.

照着你们窥探那地的日数,就是四十日,按一日顶一年,你们要担当自己的罪孽,共四十年,并且你们必知道我离弃你们的事.民数记14:34.

约柜被抬着绕城七天;到了第七天,又绕城“七次”.这就提供了两个预言性的见证,表明耶利哥与摩西誓言中的“七次”有关.神立约的子民是祭司,并且有七位祭司吹响了七支号角.

你们也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为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彼得前书 2:5.

号角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代表警告的信息、审判,或对圣会的召唤.末后的日子里,守望者要吹响号角,正如米勒派在其历史中所做的一样.祭司象征着锡安城墙上的守望者,他们吹号,既

警告神的子民即将来临的审判,也呼召这些人参加圣会.

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警号;使全地的居民战栗,因为耶和華的日子将到,近在眼前.....
在锡安吹角,设立圣洁的禁食,召集庄严的大会;聚集众民,使会众成圣,招聚长老,聚集孩童和吃奶的婴孩;使新郎出离他的内室,新娘出离她的闺房.让祭司,就是侍奉耶和華的,在廊子与祭坛之间哭泣,说:耶和華啊,求你怜恤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免得外邦人辖制他们;为何让人们在列邦中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约珥书 2:1, 15-17.

号角的信息就是以利亚的信息.约书亚记第六章中“七”这个词的各种用法,都与利未记第二十六章里被译为“七次”的那个词相同,或是其相关的派生词.然而,老底嘉的神学家们端出来的一盘寓言却声称,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中被译为“七次”的这个词只代表权能的丰满、圆满,或其他一些愚蠢的变体,用来否认米勒在给这个被译为“七次”的词赋予数值时是正确的.祭司带领百姓绕城七次,而不是圆满或完全地绕耶利哥.被译为“七次”的这个词代表一个数值!

在耶利哥,百姓呼喊的时候,这代表了十四万四千人的大声呼喊;他们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中从山上非人手凿出来、击打并使那像粉碎的那一群人.

当这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建立一个永不毁坏之国;这国也不交给别的民,反要打碎并消灭这一切诸国,并且永远长存.你既看见那块不是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打碎了铁、铜、泥、银和金,这位至大的神就把后来必成的事指示王;这梦确实,其讲解也可靠.但以理书 2:44、45.

神特意把在耶利哥发现的贵重金属列为金、银、铜和铁.在预言上,泥土以喇合为预表,代表神的子民.耶利哥代表在十四万四千人大声呼喊期间,地上一切国度的终结.

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華為圣,必入耶和華的库中.约书亚记 6:19.

耶利哥代表着征服应许之地的的工作,这工作预表了第三位天使那大能的运动.那项工作包括发出警告、宣告咒诅,并拯救祭司体系之外的人,以妓女喇合为代表.

约书亚的“预言性咒诅”在亚哈和以利亚的日子里应验了.那道针对重建耶利哥的咒诅具体预言:凡这样做的人,在立耶利哥的城门时必丧其幼子,在立其根基时必丧其长子.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应验了那预言;他立城门的时候,他的幼子死了,他立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死了.与以利亚信息相关的“咒诅”以重建耶利哥的工作为代表.

看哪,在耶和華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这地.玛拉基书 4:5、6.

与米勒的以利亚信息相关的米勒派历史之咒诅,曾由约书亚预言,并在以利亚和亚哈的时代应验.

在他在位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伊勒重建了耶利哥;他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立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割,正如耶和華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列王纪上16:34.

重建耶利哥的咒诅,不能与上帝在使耶利哥城墙倒塌时所彰显的权能分开.怀特姊妹说:“凡像古代以色列一样,被祂特别恩待,得以亲眼见证祂非凡权能之显现的人,若仍胆敢无视祂明确的指示,必将成为祂忿怒的对象.”米勒派方才参与了上帝大能的显现,而这一显现以“午

夜呼声”达到高潮;然而他们却拒绝了摩西关于“七次”的誓言,但以理也将其认定为“摩西的咒诅”。

在神的话语中,名字是品格的象征;重建耶利哥之人的名字,以及他长子和幼子的名字,都很有启示性.希伊勒的名字意为“大能的永生神”,这表明希伊勒是永生神的跟随者.他被称为伯特利人这一事实,使他与教会联系在一起.长子亚比兰的名字意为“高处之父”,即被高举、被抬举之意;幼子西割的名字意为“高耸”,并有“高举、抬举”之意.这三个名字都体现了神属性的某些方面,但在他们所应验的预言语境中,却指向一个把自己高举在那位使耶利哥倒塌的全能神之上的人.预言中的“门”代表教会.

“对那谦卑而信的心灵而言,上帝在地上的殿就是天国之门.赞美的诗歌、祈祷,以及基督的代表所说的话,都是上帝所指定的媒介,用以预备一班子民,进入天上的教会,参与那更高的敬拜;在那里,凡污秽的都不能进入。”《证言》,卷五,第491页.

建立教会的工作始于1860年,这一点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学家作证,如怀爱伦的孙子亚瑟·怀特.

尽管艾伦·怀特曾就在管理教会工作方面对秩序的需要写作并发表了相当篇幅的文章(见《早期著作》,97—104页),也尽管詹姆斯·怀特在讲话和《评论》上的文章中一直把这一需要摆在信徒面前,教会的行动仍然迟缓.那些以概括方式提出的内容普遍受到欢迎,但当要把这些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举措时,却遭到了抵制和反对.詹姆斯·怀特在二月份发表的几篇短文唤醒了不少自满的人,而如今议论纷纷.

在密歇根与怀特共事的J·N·洛夫伯勒是第一个作出回应的人.他的话是肯定的,但带有防御姿态:

“有人说,如果你们组织起来,以便依法拥有财产,你们就会成为巴比伦的一部分.不.我认为,我们处于一个可以依法保护我们财产的地位,与利用法律来维护并强制推行我们的宗教观点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保护教会财产是错误的,那么个人依法持有任何财产为什么就不是错误的呢?——《评论与先驱》,1860年3月8日.”

詹姆斯·怀特在《评论》中结束了他的陈述,把出版事业组织化的需要这一问题摆在教会面前,并以这样的话作结:“如果有人反对我们的建议,请写出一项计划,使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可以据以行事?”——同上,1860年2月23日.首先在外地从事事工的传道人中作出回应的是R. F.科特雷尔,他是《评论》的骨干通讯编辑.他当即的反应显然是否定的:

“怀特弟兄已请弟兄们就他关于保全教会财产的提议发表意见.我并不确切知道他在这一建议中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但据我理解,是要依法注册成为一个宗教团体法人.就我而言,我认为‘为自己立名’是不对的,因为那正是巴比伦的根基.我不认为上帝会认可这件事.——同上,1860年3月22日.”阿瑟·怀特,《艾伦·G·怀特》,第1卷,第420、421页.

詹姆斯·怀特在1860年开始为成为一个教会而努力,而教会用“门”来代表.艾伦·怀特这样谈到1860年.

“1860年,死神跨进我们家的门槛,折断了我们家族之树上最年幼的一枝.小赫伯特,生于1860年9月20日,于同年12月14日离世.”《证言》,第一卷,第103页.

1863年,怀特一家也失去了他们的长子.他玩耍后身子过热,便走进准备布制图表的房间,在一些用于制作图表的潮湿布料上小睡.1843年和1850年的图表代表着米勒派运动的基础.1863年制作的图表则表示对《利未记》二十六章所说“七倍”的拒绝,而这一内容先前已呈现在《哈巴谷书》的两张图表上.它呈现的是一条伪造的基础性信息.

当[1863]年11月27日(星期五)父母抵达托普舍姆时,他们发现三个儿子和阿德莉娅在车站等候他们.他们看上去都很健康,唯独亨利感冒了.但到了下一个星期二,也就是12月1日,亨利因肺炎病得很重.多年以后,他最小的弟弟威利重述了这段经过:

“在父母外出期间,亨利和爱德森在豪兰弟兄的监督下,忙着把图表装裱在布料上,准备出售.他们在离豪兰家大约一个街区的一间租用的店铺里工作.后来,他们在等待从波士顿寄来图表的期间,终于得以喘息几天.……从河边长途跋涉归来后,他[亨利]随意躺在几块用来给纸质图表做背衬的潮湿布料上睡着了.一阵冷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这一不慎使他患上了重感冒.”——亚瑟·怀特,《怀爱伦》,第2卷,第70页

1863年,米勒派运动以建立教会并拒绝体现在哈巴谷的两张图表上的根基性真理而告终.主要领袖,正如伯特利人希伊勒所预表的那样,早在1860年就开始立门的工作,并因此丧失了他的幼子.1863年,伪造的图表成了希伊勒长子小睡的地方.他受了风寒,并在同年去世.他的死亡与他睡在当时正在制作的那些图表上直接有关.然而,1863年那张正在制作的图表,是由米勒所代表的以利亚所建立之根基的伪造品.

约书亚反对重建耶利哥的命令,是用“adjure”一词来表达的.它代表誓言与咒诅,并且与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中译作“七次”的那个词是同一个词.它是伴随以利亚信息的咒诅,而当米勒派复临主义通过成立合法的教会并弃绝米勒的“绊脚石”来重建耶利哥之时,这个咒诅在1860年和1863年得以应验.希伊勒是伯特利人,因此在预言上强调希伊勒重建耶利哥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的工作.

约书亚的“诅咒”是在讲述耶利哥之战的故事时一并宣告的——这场战役的故事若不反复提到“七次”,便无法讲述.

1863年,由以利亚提出、由威廉·米勒代表的摩西的信息(或称“誓言”)带来了“咒诅”.摩西的信息和以利亚的工作都遭到拒绝.以利亚于1989年回归,但直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才与摩西重新联结.该信息尚未得到辩护,但无懈可击.

未成圣的传道人正集结起来与上帝对抗.他们同一口气既称颂基督,又称颂这世界的神.他们口头上接纳基督,却拥抱巴拉巴;他们的行为在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凡读到这些话的人,都要谨慎.撒但夸口他能做什么;他意图破坏基督曾为教会祈求所当有的合一.他说:“我要出去,作一个说谎的灵,去欺骗我所能欺骗的人,去批评、定罪并歪曲.”若一个曾得大光并拥有充分明证的教会接纳那诡诈之子、假见证人,那教会就会丢弃主所差来的信息,反而接受最不合理的断言、虚妄的假设和谬误的理论.撒但嘲笑他们的愚昧,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理.

许多人将站在我们的讲坛上,手中握着虚假预言的火炬,那火炬是由撒但那地狱般的火炬点燃的.如果怀疑与不信被人珍视,忠心的传道人就会从那些自以为知道很多的人当中被挪去.基督说:“但愿你知道——就是你,至少在你这日子里——那些关乎你平安的事!只是如今这些事却向你的眼目隐藏了.”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得稳.主认识属祂的人.成圣的传道人口中不可有诡诈;他必须坦荡如昼,毫无邪恶的玷污.成圣的事工与出版事业必成为一股力量,将真理之光照耀这悖逆的世代.光啊,弟兄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光.在锡安吹角,在圣山吹响警报.以成圣的心,聚集耶和华的军队,来听主要对祂百姓所说的话;因为凡肯听的,祂都给他们更大的亮光.让他们武装整备,起来上阵——去帮助主对抗强敌.神必亲自为以色列行事.一切说谎的舌头都要缄默.天使的手必推翻正被筹划的欺骗诡计.撒但的防垒绝不能得胜.得胜必伴随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如耶和華军队的元帅拆毁耶利哥的城墙,照样,主那守诫命的子民也必得胜,一切敌对的势力都要被击败.不要有任何人埋怨那些带着天上所赐信息来到他们中间的神的仆人.不要再挑剔他们,说:“他们太肯定;他们说话太强硬.”他们也许说得强硬一些;但这不是所需要的吗?若人不听从祂的声音或祂的信息,神必使听者的耳朵发麻.祂必谴责那些抗拒神话语的人.

撒但设下了一切可能的安排,使在我们这个百姓中,不会出现责备、斥责我们并劝勉我们弃绝错误的声音.然而,必有一班人要抬上帝的约柜.我们中间有些人要出去,不再抬约柜.但这些人不能筑墙拦阻真理;因为它必一直向前、向上,直到末了.以往上帝曾兴起人,如今祂仍有随时可用的人在等候,预备遵行祂的吩咐——这些人要穿越那些不过如同抹了未泡透灰泥的墙一般的限制.当上帝将祂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他们就要作工.他们要宣讲主的话;他们要扬声如吹号角.真理在他们手中不会被削弱,也不会失去能力.他们要向百姓指出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指出他们的罪恶.给传道人的证言,409-411.